

梭 冰

很多年前 我生活在遥远的莫北帝国。

我的父亲是莫北帝国的王 他掌管着莫北帝国至高无上的权杖。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王经常对我讲起莫北帝国绵延而漫长的过去。他说 我的国家从古至今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安静也是最寂寞的国度。它在世界的尽头 是神族赐予了我们这块广袤、荒芜而人烟稀少的白色大地以及莫北帝国的名字。千百年来 莫北人族与世无争 他们与天空、大地、冰川、冰海 与其他的生灵和平共处 日子宁静而祥和。

我叫梭冰。

这是父王给我的名字。

父王带着我站在高耸入云的雪毫山上。雾霭氤氲在我们的周围。几只白色的大鸟穿透层层迷雾盘

旋而上 静静地停落在我们的面前。

父王指着脚下一望无垠的大地和冰川 慈爱地说 梭冰 我亲爱的孩子 眼前这万里山河,飞禽走兽,还有勤劳诚实的子民,全部归属于我,臣服于我。可是 总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你将成为莫北帝国的王,将继承我的王位和权杖,掌管莫北帝国的天下。孩子 答应我 你一定要做一个伟大而温和的王!

苍老的父王高举权杖,一道神秘的白光直刺苍穹。

我的母亲 来自遥远的大荣古国 她拥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

母后的年轻和父王的苍老之间鲜明的反差给我少年时代的记忆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母后跋涉千山万水远嫁到莫北帝国 却只做了父王的第三位妃子。但母后生下了我。我的出生奠定了母后在莫北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母后指着遥远的南方告诉我 梭冰 莫北帝国不是你的家乡 你真正的家乡在南方 在美丽的大荣古国。

对我来说 大茱古国遥远得恍如隔世。虽然母后对它的描绘惟妙惟肖 但我仍然无法想像繁华的市井巷陌酒肆茶楼 喧闹的莺歌燕舞锦瑟流音 无法想像辉煌的大茱宫阙和莫北帝国有什么区别。我从未见过四季轮回花开花落 从未见过百舸争流绿茵满洲。

在我尚未成熟的记忆里 母亲所讲的一切如此虚幻 如同我和父王站在雪毫山时所看到的远方的景色。在大地和天空接壤的地方 除了浮云还是浮云。

父王说 那些风是从天边吹来的 从我们的脚下掠过，一直吹到更遥远的地方。

我问母后 很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母后说 我的孩子 那就是大茱古国。

大茱古国同莫北帝国一样 拥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优秀的人族之一 它们繁衍生息于大地中央，享受着温暖阳光的照耀，拥有肥沃的土地以及宽阔的海洋。那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民族。在它的历史上 最优秀的王都是在马背上诞生的 是征战四方号令天下的英雄。不像父王，深居简出 作风淳朴 为人敦厚。

母后将年幼的我搂在怀里说 梭冰 你将来会成为莫北帝国的王 你的姐妹中没有人会来和你争夺王位和权杖 你是你父王惟一的儿子。但是 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比你父亲更辉煌更伟大的王。

父王不是最辉煌最伟大的王吗？

母后的笑容如长风掠过，层层涟漪荡漾而开，她倾国倾城的容貌也在我的面前瞬间消逝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尘土飞扬 白光四溢的苍茫大道。

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 整个莫北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阴沉和死寂。无数的子民从四面八方来到渡风殿外悼念父王。

母后带着我站在高大的城墙角楼之上 任凭大风从天的尽头吹来。凌厉的风如同刀子一样穿透我柔弱的身体 继续向不知名的远方刮去。望着脚下绵延起伏的人群，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茫然和空旷。

我问母后 父王为什么会突然死掉？

不知为什么 母后笑着告诉我 因为他老了 人老了都会死的。略略停顿一下 母后接着说 梭冰，

你就要成为莫北帝国的王了，你要听从母后的话，做一个伟大而辉煌的王。从此以后 你要打破莫北帝国千年如一日的死寂和落寞。

我不解地望着母后 她潋潋的笑容 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忧伤。

雪毫山上的白色大鸟从天空中无声地滑过 在它们的身后 是莫北帝国一落数月的大雪 雪花纷纷扬扬 覆盖了我关于父王在世的种种记忆。我扬起头 想从雪花的缝隙中分辨天空的颜色 可我的目光所及之处 除了素白依然是素白。

母后用力地握了握我满是汗水的手 说 梭冰，去见你父王最后一面吧。

我孤零零的身影沿阶而下 深深的脚印延续到渡风殿外。

大臣门戈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告诉我 先王的棺椁已经被送到渡风殿上去了。那棺椁是用千年冰川上的寒冰制作而成 永生永世不会溶化。门戈说 先王可以保存完好的容颜 像历代离世的王一样。

我木然地跟着门戈走入渡风殿 我看到了父亲的棺椁 透过晶莹的寒冰 父王安详地闭着眼睛。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雪莲花瓣上 仿佛睡着了一样。我

有一种感觉 感觉总有一天 父王会再次醒来 他会拍着我的肩膀说 梭冰 我的孩子 你哭了吗？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我想起了那么多属于从前的美好日子。父王拉着我的手 在茫茫无涯的风雪里行走。他对我说 梭冰，总有一天你要继承我的王位和权杖，我希望你是一个伟大的王，但我更希望你像我一样，甘于寂寞。莫北帝国的子民 已经习惯了安静和孤独 也正是这种安静和孤独 让我们远离了战争、屠戮 厮杀以及流血。

我问父王 那天空中飞翔的大鸟叫什么名字？

父王说，这鸟像莫北帝国的子民一样，也习惯了安静和孤独，它们从来不会鸣叫，来去如同飘降的雪花，了无声息。这种鸟生长得极慢，一般要经过十年的时间 才会变为成鸟。那时 它们会随着风一起远涉 远涉到温暖的南方。在飞翔的过程中 它们的羽毛会染上鲜血一样的红色，赤如火焰，所以大蒙古国的人们都叫它赤焰鸠。

赤焰鸠？！

后来，我经常在夜梦中化作一只白色的大鸟，仓皇而孤单地掠过灰蒙的天空，在想像中的大蒙古

国的上空不停盘桓。地上的人用热烈的目光看着我 面颊满是泪水 他们听到我不能自持的一声高过一声的嘶哑地啼叫，鲜血顺着我的嘴角滴滴飘落 连同我红色的羽毛 遮蔽了桀骜的烈日……

我挣扎着从梦境中醒来 紧紧抓住她温润的掌心。

她叫濯隐。

一个美丽的女孩！

此刻 我站在父王巨大而冰冷的灵柩前 看渡风殿的周围灵幡飘舞 缟素如花。子民的啼哭之声如同潮水一般涌来，把我裹入了无边无际的喧嚣。父王 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孤独 而我的身影被投射到地上 显得那么惊悸而茫然。我看见了你的臣子和嫔妃们 他们神情如雾 举止木然 他们的悲痛和他们的泪水一样已经枯干。

只有濯隐。

她游离于人群之外 面带微笑 双唇翕动，一遍又一遍地轻唤我的名字 梭冰 我的王 我年轻而英俊的王。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 渡风殿内一片

寂静。

从濯隐身后闪出一个苍老的司仪 他手捧王冠和权杖 向我徐徐而来。他花白的头发 凌空飞扬，双手仿佛承载着无形的巨压，不停地抖动。当他登上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濯隐都跪了下来。他们注视着司仪将手中金色的王冠带在我的头上 绝望的灵魂燃烧起新的祈盼。

我刚刚接过权杖 地动山摇的呼喊之声如潮而来。所有的人都在祈祷，新登基的王能给他们带来一如既往的恩泽。

可是 我能行吗？

我从未想过金色的王冠如此沉重 它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 让我的喘息越来越沉重。

濯隐拾阶而上 流苏般的笑容缓缓绽放。她拉起我的手 温柔地对我说 梭冰 你一定会成为莫北帝国最伟大、最辉煌的王。

司仪宣布 时辰已到。

父王的椁柩 被八个高大的武士缓缓抬起 缓缓离开渡风殿，奔向遥远的雪毫山。按照莫北帝国王族的古老族规，父王的椁柩被安置在上一代王的身边。此时此刻 千年积雪的雪毫山 在我的眼里无

异于一个巨大而冰冷的坟墓。高耸入云的雪亳山，
曾是父王最喜欢去的地方啊！

父王，请你安息。

父王离世之后 濯隐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带给我
温暖和安慰的人。在莫北帝国所有臣子的眼里，
濯隐将成为我的王后。

我想也是。

我拉着她的手 穿过层层帷幕，一起坐在空空
荡荡的渡风殿上。透过窗棂 我们仰望星空 星汉无
语，群翼无息。

我问濯隐 你会成为我的王后吗？

濯隐微笑着告诉我 王 我注定不会成为你的
王后 就像你注定要成为王一样。

为什么？

濯隐看着我。她说 梭冰 这一切也许是命中注
定 我们无法左右 但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在风雪和
劫难的尽头 你能紧紧地拥抱我。

我愤怒了。我是王 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
要你成为我的王后 谁也别想阻拦。

濯隐的睫毛湿润了 她说 要是你的母后不同

意呢

不 不会的 母后那么疼爱我 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会答应我的。

濯隐的泪水滑过面颊 她紧紧地环绕住我的手臂 将头枕在我的怀里 轻轻地说 王 命运是无法抗争的。

如水的时光在我的眼前奔流而过 肆无忌惮地浸漫了空旷的渡风殿。我想起我和濯隐一起长大的日子 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让人不忍触及。现在，我的心无比的痛 而我最心爱的人又无法用她的温暖为我疗伤。

父王曾说 我出生在一个风雪肆虐的夜晚 莫北帝国苍凉的天空上不现一丝星光 所有的炼丹术士都无法为我占卜星象 他们望着茫茫无际的黑暗 手足无措。正当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一道闪电裂破长空 它的尾光把大地照亮 炼丹术士们在白昼般的亮光中惊慌失措 没有人能够参破这道闪电背后的神秘。门戈忧心忡忡地对父王说 历代莫北王子的出生 都是月朗星稀 梅花绽放 风雪消隐 可小王子的出生 却是一反常态 漫天阴霾 不见星月 恐为凶兆。父王眉头微皱 反问门戈 难道莫北

帝国将要面临劫难？门戈摇摇头说，一道白光划破黑暗，必有奇迹发生，但我无法参悟其中的秘密。
王 我们还是慢慢地等待吧。

后来 奇迹果然发生了。

这个奇迹就是濯隐。

有人在雪毫山下发现濯隐的时候 肆虐数月有余的大雪突然停了下来 风也渐渐平息 温暖的阳光从低低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掠上苍穹 向南游移。襁褓中的濯隐 向俯视她的老宫役温暖地微笑，目光清澈而晶莹。老宫役的一生 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 他迅速将她抱起 交到大巫师门戈的手里。

门戈只是看了濯隐一眼 就疾步如飞地来到王城 他神采飞扬 单膝跪在父王面前 嘴角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

他说 王 这是上苍赐予小王子的保护神 总有一天 她会保佑小王子 统领天下。

父王看着门戈怀中的婴儿，一脸狐疑。

门戈说 王 早在王子出生以前 我就发现了天象的异常 也许莫北帝国真的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劫

难 王子出生的夜晚 天象为阴云所盖 我无法洞察小王子星座的运行轨迹。但是 我的王 你还记得那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吗？那道闪电就是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带来的。一个凝重的声音告诉我，这个孩子叫濯隐，就像一个凝重的声音告诉您，小王子的名字叫梭冰一样。我王 请让濯隐入宫吧 让她陪伴着小王子一起长大。这是莫北帝国惟一的选择。

父王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但是他说 好吧。

从那时开始 濯隐和我一样 拥有了莫北帝国最优秀最纯正的血统，她和我一起从师于莫北帝国最伟大的巫师，有着英俊面容和神奇智慧的门戈。他经常手里托着一个熠熠闪光的水晶球，仰面朝天 长须飘然 微笑着问我 尊贵的王子 你看那是什么？

一只白色的大鸟向南飞去 它的身上正缓慢地浸透出微微的淡红。

我说 父王告诉过我 这种鸟在大荣古国叫赤焰鸟。

门戈又问濯隐 我的孩子 你说呢？

濯隐快乐地说 那是王。

门戈的脸突然变得苍白而阴郁，他快速地说

道 濯隐你错了 我们的王是不会去南方的。

按照莫北帝国古老的传统，先王驾崩三十天后 新王要去雪毫山参加一次祭祀。母后没有去。自从父王离世之后 母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喜怒无常 总是一个人匆匆来往于莫北宫阙的各个角楼之上。她时而是一株被冻僵的植物 近乎疯狂般地凝视苍穹 时而又像暴烈的火焰 在她可以涉足的每一个地方燃烧。我以为 是父王的死导致母后的失措。

但是濯隐告诉我 王 你错了 先王死了 你的母后才会如此快乐。

我惊诧地看着濯隐。

濯隐说 因为她还有更大的希望。

我说 母后的希望就是我。

我俯下身去 亲吻濯隐美丽的面颊 我抚摸她及地的长发 对她说 濯隐 你不要变得如此陌生，在你面前 我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 我还是你依旧的梭冰 那个和你一起在雪毫山向门戈学习法术的梭冰，那个爱你的梭冰。你不要让我感到害怕。

濯隐竖起一根手指 轻轻地堵住了我的嘴。

那一刻 我的内心是那么的酸楚。

濯隐说 王 一切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你要时刻记住先王的嘱托 做一个寂寞的王 做一个庄重的王。

我释然地笑了。

濯隐问我 王 你真的会娶我吗？

会 会的。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地方 无论你的容颜有无更改 无论我是王 抑或非王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濯隐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问 王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会依然爱我吗？

我.....

濯隐再次伸出手 使我欲言又止。她说 王 我们上路吧。

在前往雪亳山的路上，我一直拉着濯隐的手，她纤细的手潮湿而冰冷 我拉着她 像拉着一只在天空中翩翩起舞的纸鸢。纸鸢像苍鹰一样翱翔 穿越了流动的浮云 让漫漫的时光不停地流转。即将到达雪亳山的时候 我问濯隐 你会一直这样陪伴

着我吗？

濯隐说 我永远不会远离你。

门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表情严肃 我尊贵的王 今夜子时 请到渡风殿来。

我难知其意。

阳光支离破碎地坠入雪毫山的谷底 在雪毫山尖尖的山峰之上 雪莲花恣意盛开。有风掠过 带动巨大的声响 由雪山的背后缓缓而出。

门戈愣了一下 突然抓起我和濯隐 向王城的方向飘飞。在我双脚离地的一瞬 我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雪毫山出现了雪崩。

门戈沉痛地说 雪毫山坍塌了 莫北帝国的灾难也就要降临了。

门戈的声音很低 但我还是听见了。濯隐和我一样 回头注视门戈的时候 眼睛里尽是白色的光芒 若隐若现 难以捕捉。

先王们的灵地 被覆盖在坍塌的积雪之中。

我问濯隐 是不是父王不肯见我 才用这样的方式拒绝我？

濯隐说 王 先王是那么疼爱你 视你的生命为他的全部 他怎么会不肯见你呢？

我问门戈 莫北帝国真的有灾难降临了？

门戈强作微笑 说 王 你会平安无事的。莫北帝国会宁静如常。现在 我要去清理覆盖在先王身上的积雪了。他也一定在等着我。

他疾步如飞 宽大的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我听见他暗中传来的声音 我年轻的王 今夜子时 我在渡风殿等你。

我想去追赶他。但是 濯隐以及从后面赶上来的宫役们将我团团围住。

是夜 我独自一人前往渡风殿 月光下的渡风殿宛若一个高大的圆形祭坛。月光如水 笼罩着荒凉而神秘的殿外甬道。

我刚刚踏上渡风殿的台阶 就看见了门戈挺拔的身影。他的声音从渡风殿九十九级台阶上跌宕而来 在巨大的影壁前撞出阵阵回响。

门戈背对着我 说 王 你来了。

他一只手托着水晶球，一只手指着雪毫山的方向。现在 王 我不得不说实话了 莫北帝国已经危

机重重 所有表面的祥和和安静 不过是常人的错觉，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也许就在明天。

你为什么这样说？

这全是因为你。

因为我？

是的 我王 我已经无数次为你占卜星象 你的诞生 改变了莫北帝国的轨迹 你必须经历烈火中的涅槃 才能重现莫北帝国与世无争的安宁。

我别无选择？

门戈说 别无选择。

门戈告诉我，雪毫山是支撑莫北帝国的天柱，是大地的五根天柱之一 其他四根天柱 在东西南中几个方向 也分别支撑着几个方位的天空。如果五根天柱全部坍塌 那么 天地将重现混沌。现在，雪毫山坍塌了 莫北帝国的子民就会失去幸福。

那我该怎么办？

我王 莫北帝国是你的天下 你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莫北帝国的安危。你必须付出代价 甚至放弃宁静和仁慈。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 我王 你必须亲手杀死一个人。